

燎原烈火

乌兰巴干著

草原烽火三部曲之三



草原烽火

燎原

乌兰

三部曲之三

烈火

以干著

(苏)新登字 007 号

燎原烈火

作 者：乌兰巴干

责任编辑：李荣德 顾关荣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淮阴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450,000 199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册(含精装3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396-1/I·377

定 价：8.30元(平装) 10.50元(精装)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次

第 一 章	栽赃.....	1
第 二 章	佛爷出征	43
第 三 章	转移	88
第 四 章	未成功的暴动.....	118
第 五 章	打狗.....	148
第 六 章	铁马钢刀战敌寇.....	191
第 七 章	画匠之死.....	221
第 八 章	分屯分不开人心.....	242
第 九 章	人肉粥开餐的时候.....	268
第 十 章	挣断锁链的女奴.....	307
第 十 一 章	保卫黑龙坝.....	356
第 十 二 章	不屈的人们.....	404
第 十 三 章	黎明时刻的战斗.....	450
第 十 四 章	烈火燎原.....	469

第一章

栽 赃

“严酷的斗争开始了！”

鬼子在科尔沁草原上疯狂地抓人杀人。

正当鬼子金川疯狂地抓人杀人的时候，阿布贵吐召庙上的喇嘛们围绕画匠盗佛这件事，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辩论的双方不顾森严的庙规佛法，达到了白热化状态，几乎成了仇敌的对峙。

这一天早晨的诵经会已经开始好大一会儿了。阿布贵吐召庙上有资格参加这诵经会的喇嘛们，云集在大殿正中的施经大厅。主权大喇嘛以他那一贯神圣不可侵犯的姿态，高高坐在大厅中央那银颜金彩、珠宝生辉的莲花瓣靠椅上。他故弄玄虚，两腿趺坐，双手重叠在膝中，一个碧绿奇形的古代玉石香炉里，燃点着百合香，端端正正的放在他的掌心上。他微微睁开眼皮朝下看了看，庙里有一定权势的几十名大喇嘛，分坐在他左右两旁，前面一排排地坐上、坐满了头戴鸡冠帽身披袈裟

的喇嘛，数十个送水递茶的小喇嘛在其间川流不息。

在一阵惊心动魄的鼓乐声中，喇嘛们拉开腔调，诵经声立即转为昂扬高歌般的合唱，合唱之后诵经暂停了，就在这诵经暂停的间歇，好象有什么魔法似的，喇嘛们个个变得紧张不安，他们先是在座位上前俯后仰交头接耳，接着爆发了一场高声大嗓的大辩论，辩论的核心还是针对画匠盗佛这一事情。坐在高台上的主权大喇嘛不想看到这种场面，但又无法制止，只好徐徐地合上了眼睛。

这些天来，这一骇人听闻的盗佛案件，所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这三个纯金佛雕，是阿布贵吐召庙珍藏整整一个世纪的瑰宝，它们给人盗走，简直等于掏走了佛教徒们的心，给喇嘛们带来了无穷顾虑、恐惧与不安。有的喇嘛说：这一下子可糟糕了。三个金佛爷被盗，人血要流成河呢！有的说：佛爷被盗，人头必掉，佛爷被偷，五谷不收！也有的说：一切全完了，说不定要天塌地陷咧！还有的更直截了当的说：金佛爷自己跑了，所以就来了个大“出荷”，“出荷”不但要粮要畜要铜铁还要人骨头，明年更是三灾之年五难之月八患之日，火灾、水灾、瘟疫……总之是天灾人祸，万劫不复。这些谣传很快波及到了西拉木伦河两岸，信佛的人们同样惊惶万状，纷纷到庙上来烧香摆供，绕庙叩拜，祈求神的保佑。前天人群挤破了庙院两扇边门，昨天有一大批人，在小活佛阿拉坦希乐吐的三塔阁门前闹事，闹事的人想要求见小活佛，啥事都不懂的小活佛，吓得在阁上哇哇直哭。经师索依尔大喇嘛不得不出来给阿拉坦希乐吐解围。现在这场风波越闹越大，连庙上正常的秩序也维持不住了，今早经库里的经遭到急于要背经走祷的人抢夺，管经的那个淫鬼喇嘛一气之下，躺倒不干了……

坐在施经大厅上座主权大喇嘛左侧的经师索依尔心情也极为复杂。他伸手捋了捋白须，用发愁的眼角瞟了下主权大喇嘛。这时的主权更显得一板正经，对眼前乱糟糟的情形，好象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只偶而挑挑眉梢，翘翘他那燕翅胡子，有时还鼓起嘴巴轻轻吹散冒到面前的百合香烟，可是那香烟好象与他过意不去似的，越冒越刺鼻，他索性把香炉移开了。

经师索依尔现在没心思去琢磨主权在想什么，他把头探到主权大喇嘛的肩旁，用颤颤的低音说道：

“我的主权，庙上三个纯金佛雕被盗这件事，引起了喇嘛们的极大的争论与动荡，有的相信是画匠盗走，有的不大相信，也有的干脆一点也不相信。争辩的双方几乎达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这在我们的阿布贵吐召庙的历史上还是少有的；而且庙上的动荡已经波及到了民间。我的主权，这件事非同小可，绝不可掉以轻心啊！咱们无论如何也得想方设法去平息才是呢。如果袖手旁观，听之任之，不吭不问，叫这种局面任意发展下去，这不但会影响到庙的威望，损害广大信徒与我们的血肉关系，也完全有可能谣传的矛头会转向我们这些个大喇嘛身上，到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叫谣传吃掉，就是让舆论谴责得无法自容。这件事弄得我数日不眠，实在令人担忧！”

主权大喇嘛没有立即回答，他只不自然地扭扭鼻子，脸皮抽缩了一下，然后低沉地说道：

“是呀，我的经师，这件事儿如同天火燃心，我，我比你还难熬！不过，政府早已贴出了通缉令，捉拿偷盗金佛爷畏罪潜逃的画匠，捉拿到了画匠，事情就会迎刃而解，消除了这一罪恶的根源，随之动乱将会自消自灭。对这一点，我的经师，你要

相信国策国法。”

“对国策我不敢怀疑，也无权议论它的是非，不过国法与佛法毕竟还不是一回事儿，佛教徒的动荡，必须以佛法庙规来治理。况且就是捉拿到了画匠，也未必金佛爷能象我们的愿望那样顺利的物归庙堂，若是金佛爷不能原璧归庙，就是把画匠碎尸万段，也不一定能平息得了人们的惊恐之心呢！”

“话可不能说得太绝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对政府能否捉拿画匠，一直抱有极乐观的态度，只要把画匠捉到了手，金佛爷哪有不回来的道理？我的经师，我看，你的结论下得未免有些过早。”

主权大喇嘛这几句不阴不阳的话，经师并不在意。他望了望身边的大喇嘛们，从他们各种各样的眼光里，他突然窜起一腔怒火。他把手中的念珠串儿甩到前面的经卷上，用强硬的口气说：

“我的主权，请你不要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据我几十年的经历看，在我们大喇嘛面前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从来不是万事如意的。庙上发生的这场空前的大争辩，中心是画匠盗佛这件事的真伪。据我看画匠盗佛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并不甚大！”

一听此言，主权大喇嘛就象被蝎子蜇了一下，眼睛霍然睁得溜圆。自从对画匠的通缉令贴出之后，经师索依尔在主权面前没有表示过任何看法，就是庙上出现大争辩以来，经师也没有透露过自己半点意见。经师是收藏三个金佛爷者之一，也是知情者之一，他的这一偶然的表态意味着什么？让主权不好猜测，难道经师想把盗窃金佛爷的人从画匠身上转到别人身上不成，那么，这人除了主权他自己那还有谁呢？主权强打精神

思谋了一会儿，很不自然地笑了笑，口气生硬地说：

“你这种说法，简直是为画匠推卸罪责。替强盗、罪犯凭空卖好！”

“不完全是这样吧，人们的议论不是没有根据的。”经师索依尔理直气壮的反驳道。

“什么根据？”主权大喇嘛更是疾言厉色，吹胡子瞪眼地发问。

“什么根据！”经师也重复了一声，他把眼睛眯成刀刃似的一条细缝，冷静沉着地说道：

“我的主权，你完全没有必要发火，我的意思是让你好好地想想，三个纯金的佛雕是咱们阿布贵吐召庙上的瑰宝，它珍藏在九层佛柜子里，而且佛柜子上上了几道锁，到现场上去看，一没有破坏佛柜子，二没有打开佛柜柜门，没有开动门锁，金佛爷绝对不会自己飞出来落进画匠的怀抱里头去。再说，画匠想从这里盗走金佛爷，那可比上天还难上加难咧！我的主权，咱们都是庙上的长老，尤其是你，你作为一庙之主，可不能昧着经过释迦牟尼洗礼的良心，给别人栽赃呀！”

“栽赃！？”

“栽赃”这两个字象把尖刀插进了主权大喇嘛的心窝。他止不住一时的心慌意乱，竟把掌上的香炉一顿搁在经桌子上，由于动作很猛，香炉没放稳，倾斜着翻倒了过来，香炉里正在燃烧着的百合香火星溅到他的身上。他手忙脚乱地去扑打，不小心差点儿从彩莲椅子上栽下来。他那易燃的锦缎大喇嘛袍子仍不免烧出好几个洞。他并不可惜一件锦缎袍子，可是这一失态有损尊严，使他又惊又怒，气冲冲地大声叫道：

“我的经师索依尔大喇嘛！你，你说话怎么这样的随便，放

肆？我们做大喇嘛的要是无缘无故的去给人栽赃，不但老佛爷不答应，就是天也不会答应的。请问，画匠没有盗佛，他为什么会突然逃走？而恰恰他逃走之后，金佛爷就不见了。再说，锁佛柜的钥匙，你有一把，我有一把，这两把钥匙又缺一不可，有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我应该告诉你，画匠逃走的前一天，到我的佛阁里去画神，许多迹象充分表明，他在盗佛之前，为了给自己作案准备条件，先偷走了我的那把锁佛柜的钥匙。我的经师，现在我要在大庭广众之前问问你，你的那一把锁佛柜的钥匙呢？”

这时，场上一片静寂，主权大喇嘛的这一席话，把大家的注意力统统地吸引了过去。经师索依尔更猛吃了一惊，因为那个佛柜子是庙上最贵重的藏宝具，不能轻易打开的，打开柜子的时候，要举行开柜典礼，念瞻仰金佛经。年深岁久，他把保管在自己身边的那把开柜锁钥匙给遗忘了。一经主权提醒，他记起在十五年以前打开过一次金佛柜，那时阿布贵吐召庙上的老活佛阿拉坦希乐吐还在世，是为了给老活佛办寿才开柜用金佛爷洗礼念长寿经，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打开过，金佛柜一直搁在正殿太宝阁楼里。经师一惊过后立即就泰然回答说：

“保存在我身边的那把钥匙，没有被任何人盗窃，现在还放在我阁内的一个佛龕里。”

“那么，你就拿来叫我看看，也叫大家看看！”

经师索依尔二话不说，赶忙离开了座位走出正殿，一路小跑回到自己的佛阁里，端起他那存放钥匙的佛龕，打开龕门朝里一瞧，哪里还有佛柜钥匙！原来满有把握的经师真象当头挨了一棒，只觉得眼前金星乱舞，额上冷汗淋漓，全身打颤，这到底是这么一回事儿？当他失魂落魄地返回正殿时，只见主权大喇

嘛正一手插腰，一手举过头顶，激昂万分地说道：

“诸位！诸位释迦牟尼的信徒们！庙上珍藏一百五十年的瑰宝被盗，真让人痛心，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幸，又是一个极大的耻辱，也是一场极大的灾难，在我们阿布贵吐召庙建庙史上记下了最亵渎神灵的一页，对此我深深感到不安，深深感到不祥。不过，目前皇军正协助王爷的黑马队和警察署为我们捉拿盗犯，我相信，我非常相信，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画匠总有一天会逮捕归案的，诸位，为了早日能够抓到罪犯，如有知道画匠的下落者，应当立即禀报政府，协助捉拿立功，立功者除政府重奖外，他还要得到庙上的实惠。若是知其下落不禀报或窝藏罪犯，与罪犯等同论处，若是查实有人合谋作案，那下场就更不堪设想了。可是我并不希望在咱们的庙上会出现这样的败类。诸位，诸位喇嘛们！不算远古，近一百五十多年来，我们庙上的圣祖，我们十五代的阿拉坦希乐吐活佛，给我们传下来了这三个纯金的佛雕，我感到比纯金更加贵重的是高尚无比的贞洁，可是，可是，没想到这种贞洁被强盗，被最丑恶的人给玷污了……”

主权大喇嘛说到这里，指天划地声嘶力竭地高呼：“天，天是不会答应的！”喊罢，他又双手捶头揉胸，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然后无力地瘫坐到莲花宝座上，大口大口的喘着气。

此刻，有一个大喇嘛从众喇嘛里钻了出来，双手合十，朗声问道：

“我的主权，画匠怎能就打开了佛柜子呢？刚才您没有说清楚，大家想要知道的也正是这一点！”

“那个万恶的画匠先盗走了放在我处的那一把开柜的钥匙，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我已经说过了。”主权有气无力地回

答说。

“大家知道，画匠盗走一把钥匙是偷不成金佛的。我的主权，您对此有何解释？”那大喇嘛的口气有点咄咄逼人。

“这个，这个，我不能回答，而且也无权回答。你们最好还是问一问经师索依尔大喇嘛去吧！”

主权大喇嘛说过之后，两手又端起冒烟的百合香香炉，闭目养神起来。经师索依尔这时已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总算是一位比较老练的大喇嘛，虽惊不慌，他知道，若是说与主权同样，画匠也盗去了存放在他身边的那一把钥匙，这话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因为近几年画匠没登过他一次门坎，就算是登过吧，画匠也绝对不会知道他那把钥匙的存放处。经师认为，让自己毫无根据地去怀疑画匠，他不但问心有愧，更是对自己贞洁的亵渎。然而，他的钥匙毕竟叫人给盗走了，到底盗走他钥匙的是谁？经师索依尔又不得而知。所以，他暂无法表态，只好长时间的哑口不语。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大喇嘛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径直走到了经师的面前。为了显示显示自己对经师的尊重，那大喇嘛合十施礼之后又特意拈香膜拜了一番，接着，他不慌不忙地问道：

“我高贵的经师索依尔大喇嘛爷，您能否在众喇嘛面前表明表明画匠盗佛这一事呢？不用多说，这件事儿牵连到主权大喇嘛开佛柜的那把被盗的钥匙，同时也牵连到存放在您身边的另一把开佛柜的钥匙……”

这是主权管事大喇嘛罗力玛·吐古丹，他故意问得拖腔拉调，有板有眼。全场的喇嘛们把眼光齐刷刷地全射在经师的身上。索依尔慢慢抬起眼睛扫视一周，然后冷静而庄重地回答

道：

“众所周知，我和主权一样，在我的身边确实存放着开佛柜的另一把钥匙，在任何时候如果我不和主权一道去开佛柜，任凭他有八个脑袋十个心一百对眼睛，就是有万变的魔法，那三个金佛雕也难以偷去的。刚才我回去查看了一下我存放钥匙的佛龕，佛龕里边的钥匙也被人盗走了。盗走了钥匙，但是还没盗走我的心，现在我还不能昧着自己的心确认盗走我钥匙的一定就是画匠。据我所知，因为近几年内画匠从未去过我的佛阁，就是去过，画匠也不可能知道我那把钥匙放在哪个佛龕里，这种佛龕在我阁上可以说数不胜数，要找遍可不容易。”

罗力玛·吐古丹看着经师索依尔十分坦然的神色，不禁有些心虚胆怯。他竭力保持着对索依尔恭敬的样子，朝经师迈了一大步，又问道：

“我最高尚的大经师，据您刚才的证实，保存在您身边的那把开佛柜的钥匙也被盗了，可是您又一口咬定不是画匠盗的，那么请问，盗者是谁呢？”

“我不知道！”经师斩钉截铁地大声回答。

“您不知道，那还有谁知道呢？”罗力玛·吐古丹又紧逼一句。

“天知道！只有庙里的老佛爷知道！”

经师索依尔大喇嘛被激得情绪陡变，口气里三分讽刺七分恼怒，他愤愤地回答了最后一句就离座而去。经师的言行，象是一块巨石投进暂时归于平静的湖水，訇然有声，施经场上立时乱成一团，有的大呼小叫，有的木然而立，更多的喇嘛冲到主权大喇嘛面前，七嘴八舌的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疑问。

主权大喇嘛心里烦透了，事与愿违，局面势必会愈闹愈

糟，不可收拾，他只好仰仗自己的权势，命令鼓乐喇嘛击终经鼓，吹终经号，奏送神曲，总算是结束了这一场有头没尾的诵经会。

过了几天，画匠盗佛而引起的风波慢慢地在消失，不过，给人们心上遗留下来的一连串疑虑远远没有去掉。只有经师索依尔大喇嘛，以年迈体衰为由，再也不诵经念佛了，他严封门窗，足不出户，一个人关在自己的小佛堂里，埋头阅经翻典，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活。他准备用藏文写一部蒙古阿拉坦汗时代西藏的锁南嘉错怎样把喇嘛教带进蒙古草原的传教史，不管外面风云变幻，似都一概与己无关，不闻不问了。

二

深夜，主权大喇嘛从阿布贵吐召庙偷偷来到了达尔罕王爷府。他改了装束，一副塞外阔人的模样。他进了王爷府，没去见他的大哥达尔罕，而是严格按照事先的约定，他悄悄地溜进了金川的公馆。

主权大喇嘛怀里揣着阿布贵吐召庙上的那世代传下来的庙宝——三个纯金佛雕。如果以纯金价格算当然是有价的，但是按考古价值算那就是无价之宝了。这三个金佛爷是他一手策划指派罗力玛·吐古丹先偷出经师的钥匙，然后亲自出马从正殿太宝阁里盗出来的。为了堵死漏洞，避免让人看出了马脚，他竟然破坏佛法庙规，把盗窃庙宝的罪责一古脑儿的栽到了逃走的画匠身上。尽管主权栽了赃。要尽手段掩盖了真相，但是作贼的人总是心虚的。等到王爷府官方公布追捕画匠的通缉令，通缉令上确认画匠是偷盗金佛的罪犯之后，他才松了

一口气。可是他与经师在诵经会上就画匠是否盗佛公开发生对立，又给他引来了不少的麻烦。他知道夜长梦多，久拖必误，所以他必须尽快把这三个金佛爷送到金川手里，才能压根儿去掉一块沉甸甸的心病。

主权大喇嘛一来到金川的公馆，金川的勤务兵将他引进了一间屋子里等候，这是一间金川私下用的秘密会客室，里边陈设非常简单，只有一张普通的木桌和两把木椅，无异于一间囚室。当他一迈进门，作贼后的那种余惊又从他心底里泛了上来，他不由怀疑起金川来，一员堂堂大日本高级将领，会不会接受他纯系盗窃而来的礼物呢？要是接受了这没什么可说的，他将得到主子的进一步的赏识，三个金佛爷换取一个银心，今后主子将会用银心来对待他。要是遭到冷冷的拒绝，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想到这里，主权对自己的这一冒失行为又感到担忧害怕。不过金川是一个酷爱黄金的日本皇军将领，也是一个鉴赏各种金器的能手，这是过去主权与金川多次接触中体会到的。主动献金上门，哪有不收之理！主权大喇嘛琢磨了半晌，心情刚刚平静下来，金川就进来了。

西拉木伦河上的十二孔大桥被炸，“出荷”物资迟迟运不出去，为此发愁、烦恼的金川一见到主权大喇嘛，在他那毫无表情的脸上，那阴沉的眼光里，突然闪出一丝怒意。他免去了以往的一切客套，也不容主权先开口问候就劈头盖脸的咆哮起来：

“拥有两千余大小喇嘛的大大的庙堂，竟然叫一个穷画匠盗走了三个纯金的佛雕，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主权，我的主权大喇嘛，你的大大的麻痹的有……目前我们的通缉令的虽然下达了，但是能不能捉到罪犯也很难说，就是捉到了罪犯，

能不能拿回金佛爷？主权，我的主权大喇嘛，你的明白？黄金，黄金是多么的贵重呀，尤其现在的更为贵重，自从大东亚圣战爆发以来，黄金的一直在涨价，大日本帝国需要黄金，大大的需要！我的呐，是一个黄金大大的爱好者，也是一个黄金的大大的收藏者，爱好了几十年的，收藏了几十年的，从来的也没有收藏到纯金的三个佛雕！主权，我的主权大喇嘛，更不能使大日本容忍的是，三个金佛爷被盗所引来的严重的后果，对‘出荷’运动的大大的不利，目前的谣言四起，社会动荡不安……”

主权大喇嘛在金川训斥他的时候，开始有点心惊肉跳，但细细听下去，他反而展颜而笑。等金川的话一说完，他连忙深深一躬，轻声地说道：

“阁下，息怒，听我给您说说，今夜来此，我就是特意要向阁下您，将这一盗窃案的详细情况及其内幕禀报清楚。”

“你的，还有什么可禀报的？我的看了你的报案的材料，情况我的大大的清楚，金佛爷的确实被画匠的盗走？别的谈话的不需要！”

主权大喇嘛把揣在怀里的三个纯金佛雕一一掏了出来，放在桌上，然后摆了摆手，道：

“阁下，您看！”

金川转身望见那三个金光闪烁，雕刻精致的纯金佛雕，惊得失声大叫：

“啊！”

“阁下，这就是那三个被盗的金佛！”

“怎么？罪犯的落网啦？”

“不，画匠还是逃走了，不过，这三个金佛爷并没有叫他盗